



遵义会议以后的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在一次设伏打击追兵的战役中，由于情报不准，战斗异常艰难，部队伤亡惨重。红军总部为保存干部，将九个无兵可带的红军连长和一个刚刚俘虏、愿意留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川军连长，编成一个全部由连长组成的“特别班”。

十个连长组成一个“特别班”，又“特别”配了一个女指导员，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每次都执行“特别任务”，于是其中的“特别故事”就层出不穷了。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奇特的一次战役。本书所涉史实均确凿，作品巧妙之处在于，将散佚在民间、未写入历史书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编织成一个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完整故事，将红军从一个历史概念还原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从而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个华彩注脚。

一

关禁闭和立功都是非同一般的事，少了这两类经历，当兵当得少滋味。只是，为一点点小事被关，又令江金虎感到很不划算。到禁闭室发现他和俘虏关在一起，更憋气。再一看，这俘虏还是他亲手抓回来的。

把抓俘虏的人和抓到的俘虏关在一起？什么意思！

江金虎肚子里的怨气再也无法憋住：“可以枪毙我，不准侮辱我！”

这是利用破庙的一间偏房临时充当的禁闭室。屋不大，破破烂烂，木格窗户上的蜘蛛网像作战地图一样复杂。庙里没有僧人也没有菩萨，随意扔一些谷草在地上。江金虎没来之前，里面关押着一个川军上尉，正是江金虎在刚结束战斗的青杠坡上抓获的。

川军上尉双臂被绳子捆在身后，坐在谷草上冷冷打量进屋的人，看见穿红军军装的江金虎也

■长篇小说

十个连长一个班(节选)

□傅恒

被绳索捆住，尤其认出他竟是俘虏自己的人，川军上尉脸上泛起一抹莫名其妙的笑，怎么看怎么像幸灾乐祸。

江金虎被那抹不怀好意的怪笑刺激，就摆谱给俘虏瞧，朝门外大叫：“卫兵，去把你们首长找来。把我和我的俘虏关在一起，你们的原则扔去喂狗了？”

两个卫兵都认识江金虎，全师有名的英雄连连长嘛，便隔着禁闭室门客客气气回答：“对不起，江连长，房子太少。”

江金虎不是要听门外卫兵解释，是要让门内俘虏看他的雄风：“乱弹琴！房子再少也不能不讲原则立场啊。”

川军上尉好玩地望着江金虎，脸上挂着的笑意极不自然，一看就是故意炮制出的。看着这类酸溜溜的做作表情，江金虎直想伸出巴掌扇过去，假如换一个合适的场合，他的念头早实现了，眼下没法，只能憋气：“怪笑啥？觉得好玩是不是？老子要不是被绳子套着，肯定狠狠揍你一顿。”

川军上尉不动，依然保持那一抹怪笑。

江金虎突然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是故意刺激自己，于是在肚子里冷笑起来：狗杂种，手下败将，还和我江金虎玩战术。

就反击：“当了俘虏，不服气，是不是？”

川军上尉脸上怪怪的笑意，并没像蜗牛触角般马上缩回去，相反多出几分傲气，继续不说话，相亲似的，上下打量江金虎。

顺着川军上尉目光，江金虎看到自己身上沾满血污的旧军装，脏烂得几乎看不出本来的灰色。反而川军上尉浑身上下崭新华丽，像第一次上门的姑爷。掂量出对手的意图，江金虎反击：“包装和实际内容是两码事，臭狗屎照样可以装在镀金的盒子里。”

川军上尉较真了：“我不是臭狗屎。”嫌力度不大，又补充，“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正规军官，不是从山坡上滚下来的放牛娃。”

这一补充反倒把江金虎逗笑了，也在脸上故意挂起带轻视的微笑：“正规军官还是做了放牛娃的俘虏。”

川军上尉不屑多说，哼了一声。

江金虎越发觉得好玩，有意带几分温和地劝川军上尉别生气：“当俘虏本来就窝囊了，再气坏身子，损失更大。”江金虎的意图太明显，川军上尉不上当了，仍然不服气：“别拿偶然说事。”江金虎没听懂：“念的什么歪经？”

话一拉开，川军上尉真还就暴露出他的心思：“你们能在青杠坡上逃过一劫，不知该说是你们运气好，还是我们运气不好。”

江金虎摆出老农教导毛孩的神态：“正规军官先生，你在军校没听教官告诉你吗，打仗不是

靠运气。”

一句话没说完，江金虎肚子里咯噔一下，陡然闭上嘴，是“青杠坡”三个字触动了。无论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参与还是看见青杠坡那场大战，都得承认，青杠坡大战注定会深深刻进记忆，就像刺刀在岩石上凿出的凹槽那样，很久很久不会消失。

江金虎不知道还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刻骨铭心。

二

江金虎很少去记打过仗的地名，根本不曾料到青杠坡这个极普通的山名会烙进他脑子，更不可能料到会被许多人纠缠几十年。

青杠坡山势雄伟，昨天黎明前摸黑朝坡上爬，直到气喘吁吁还没到坡顶，静下来打量，累得人喘不过气的青杠坡原来只像个摆在碗里的窝窝头。所谓险就是青杠坡周围的山，难怪青杠坡只是坡，周围才真正是山。对面那一大片山体宽阔雄浑，斜伸向空旷的蓝天，顺山坡可以一直走到云里去。下面，一条长长的山沟深深陷在山的缝隙中，沟两边崖坡上的树木野草不时被凛冽寒风晃动，让人感觉深沟还在继续下沉。

的确是打伏击的好地形。红一方面军总部调集几千战士，埋伏到这儿，不顾前后左右围过来的几十万敌军，决意在包围圈的缝隙中，瞰空子狠狠揍一下纠缠在身后的追兵。江金虎很清楚，下这个决心不仅仅是因为总被嗡嗡叫的蚊虫跟着，想拍它一巴掌，不是这么简单。

江金虎和他的八连刚刚经历那场几十年后被人们反复感叹的湘江大战，那一战下来，江金虎和他身边的人都看清一个事实：指挥员错误指挥的危害并不亚于装备优良的敌人，红一方面军一眨眼从8.6万人锐减到了3万。不知道是不是蒋介石看到了历史拐弯的迹象，火速调集40多万人，前堵后追，左右夹击，将3万红军挤压在黔北狭小的地区，瞪大眼睛，准备发起致命一击。没人料到十多天前，红军竟然在自身最艰难时，打下了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在城里召开了后来名气很大的遵义会议，曾经连续几次指挥苏区红军成功反围剿的领导成员又回归指挥岗位。换领袖必然换大策略，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整个部队不知不觉多出一些猜测和期待。青杠坡大战因此添加进新的元素。

青杠坡也身不由己走进史册。

侦察到的情报说，离红军最近的追兵是川军三个团。一个地方军阀的部队，平时在乎的多是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突然很奇怪地来了雄心壮志，这些日子像烤熟的膏药，硬要朝红军身上贴，近两三天已和红军有过几次小规模较量。

■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

白虎寨(故事梗概)

□李传锋

人的自慰器。一只狗叼了那个“槌子”在村子里乱跑，流言蜚语使几个打工妹抬不起头来。挣扎与无奈，一气之下，几个妹子想离开令人伤心的故乡。

有人举报说荞麦家有假钞，民警来搜查，没有搜集到证据，荞麦得理不饶人，双方剑拔弩张，春花借机提议，王警官在白虎寨建立了警民联系点。

金大谷追求么妹子多年，婚期一再拖延，大谷忍无可忍强奸了么妹子。么妹子说要告他，他吓得跑下敲梆崖打工去了。爹多病了，妈妈老了，么妹子走不掉了。眼看着老弱病残留守儿童，么妹子开始思索着要借国家扶贫的东风，改变村子的面貌。

听说彭长寿被“双规”了，向思明和么妹子不相信彭长寿会搞腐败，么妹子戏弄老板，了解到实情，跑去乡里为彭乡长说情。

全村人把各种存款、汇款单汇聚起来，让金小雨进城去取钱，却被人设套骗走了。么妹子和向思明赶进城去，救人救钱。在水警官帮助下，好不容易弄回来了钱，修了蓄水池，却因为质量问题装了不水，这不只是把全村人的钱亏了，还把全村人的情面也亏了。

敲梆崖的公路，仅靠白虎寨自身的力量是根本修不了的。县里有争论，有人主张移民。县委书记又上山来了，他来调研向思明种的魔芋，看望因修路而致残的都无队长。都无队长脑袋受了伤，什么都记不住，但不忘修路，每天一个人挖山不止。

么妹子坐在石头上，望着山崖，有一只鹰在高高的天上徘徊。是敲梆崖年轻人有了白虎寨致富的咽喉，是这道山隘阻隔了年轻人的幸福。

老支书死了，全村人都来送别。他手中一直攥着一个小木子，小本上记载着全村人历年来吃国家救济的账目，还有大家为修敲梆崖公路捐献的记载，许多鲜红的手指印十分刺目。向思明主张移风易俗开追悼会，顾博士主张像平叔那样跳丧。待把爹爹的坟砌好，么妹子坚定地对妈妈说：“妈，我不走了，我守着你，守着爹，守着白虎寨，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好事不肯光顾贫穷的白虎寨，坏事却一件件接踵而至。在山西挖煤的罗红星被压在煤洞里死了，么妹子只好领头前去，没想到领了钱回来，罗家却为分钱闹开了。全村人都在为罗家如何分钱而争论，无意中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法制教育。

当年的县委书记来了。当年躲在白虎寨养

要等到青杠坡大战后江金虎才会听说，川军是被一个传言触动。传言说红一方面军要在四川和另一支红军部队会师，然后扎根“天府之国”，创建新的根据地。许多历史都是由传言拉开序幕的，这一次也如此。川军由此对围剿红军很卖力，总在离红军最近的位置出现，江金虎几天来一直等待有机会“提醒”川军。

机会果然来了。红一方面军在青杠坡埋伏了六个团，另加外围支援的部队。江金虎熟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务求全胜的常用战术。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以多打少的部署怎么说也稳操胜券，江金虎也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狂贴在身后的敌人。直到冒着冬日严寒，在山上迎送过一个太阳，又迎来送走了满天的星星，还看见川军一兵一卒进沟，江金虎憋着的劲儿逐渐转变成烦躁：“那些追兵到哪儿去了？”

也只是烦躁，是同等情况下谁都可能产生的烦躁，没有其他预感。

农历腊月末的又一个黎明降临。这个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黎明，与青杠坡平常的冬日没区别，居住在坡侧面山脚下的老百姓几十年后回忆，那个早晨有点雾，不浓，相当于厨房里刚刚揭开煮饭的锅盖。清淡的雾岚慵懒地环绕着雄伟山体，整个空间看不见一个活动的人和动物，只有几点隐约可见的零星房屋，积木似的摆放在对面山脚。

江金虎率领八连埋伏在青杠坡正面最前沿。任何时候八连都能得到首长重视，这正是江金虎倍感荣耀和自豪的地方，战场和赛场都是不容讲人情拉关系的场合，不能制胜，再被重视也等于零。

八连阵地后是无人高峰，高峰上满是厚重的原始森林。这些森林还要过24年才会被大量砍伐，没有砍伐前的森林又浓又密，无边无际，神秘莫测，没人敢轻易进入。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青杠坡大战多出许多悲壮记载。

山风阴冷，内脏也能感觉到寒意，埋伏在山上的红军战士大多衣着单薄。江金虎沿临时掩体里一双双穿草鞋、布鞋的脚检查隐蔽情况，看见几个战士怀里抱着才拔下的野草抵御寒冷，不时从干粮袋里掏出生面条朝嘴里塞。江金虎在肚子里骂：“等抓到俘虏，老子非要弄他来这里受一受这份罪。”

怀抱野草吃生面条的战士看见连长，要起身敬礼，江金虎伸手制止。又冷又饿一天一夜，规矩就稍微放一放，弟兄们还得继续承受饥寒煎熬，江金虎无奈中随口说了句既是废话也是很实在的话：“再忍一忍，只要一打起来，马上就不冷了不饿了。”

连队的旗帜卷在旗杆上，横放在战士身边，江金虎叮咛旗手，一打响就把旗帜竖起来，那是咱英雄连的标志。

江金虎检查的这个位置紧靠七连阵地，七连长于得胜也在检查部队的隐蔽情况。听到江金虎叮嘱旗手，于得胜脸上露出几分嘲讽。于得胜离得太近，江金虎无法看不见，不想忍让就压着嗓子回击：“七连长，有气等会儿朝敌人放，在这儿做怪相不证明你有本事！”

七连长于得胜不接江金虎的话，只拿两眼盯江金虎身后背机枪的通讯员：“大个子，干你的机枪手吧，当什么通讯员？一个通讯员整天背挺机枪，怎么看也别扭。”

大个子通讯员跟江金虎的时间不长，学江金虎的性子倒学了不少，抢着回答：“报告七连长，给英雄连长当通讯员，我很光荣。”大个子的话还没说完，于得胜已经转身离开，他没打算与大个子交谈，只轻轻嘀咕一句：“七连也是英雄连。”

江金虎很满意，拍拍大个子的肩。

大个子通讯员得到夸奖，一兴奋就有些控制不住得意，竟然和连长探讨起战局来：“敌人明明是跟在我们身后，近得快听见他们喘气的声音，咋就始终不进沟来呢？”这话正触到江金虎着急的事，没好气地冒一句：“你自己去向敌人。”大个子平时学的就是江金虎的习性，没想到要退让：“你要放我去山下，保证给你抓一个俘虏回来。”江金虎不耐烦了：“放你去？我还想下山去抓俘虏哩。谁放我去？”

掩体内，一个埋伏的战士心里焦急，抬起趴在地上的身子，伸长脖子向山下沟口偷看。江金虎走过去摁了一下战士的脑袋。战士没料到会被连长撞见，有些发呆。江金虎指着战士的鼻子：“看啥？师长的屁股我都踢过，你要不信，把头再抬高点试试！”

远处两个战士猫着腰，顺阵地跑过来。大个子低声报告，是侦察连的人。

江金虎拉过一个侦察员：“你们侦察连搞的啥情报，让大家队在这里白挨冻。”侦察员匆匆朝江金虎敬个礼，继续疾走：“来了，敌人过来了。”江金虎精神一下上来，压着嗓门命令：“都给注意了，谁要不狠狠打，连他一起揍！”

大个子显出与身材不吻合的麻利，飞快从背上取下机枪，就地架起。江金虎爬到机枪前，大个子也在旁边趴下。江金虎要大个子别靠太近。大个子说我要保护你。江金虎和大个子打闹已成习惯：“我还要你保护？个子大就了不起？”大个子一点不生气：“个子大才好替你背机枪。”江金虎笑起来，伸脚轻轻蹬一下大个子，大个子也轻轻回蹬一下江金虎。江金虎抬脚正要再蹬回去，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抬起的那只脚被固定似的，一下停在半空中。

江金虎不是发问，是自语：“什么声音？”大个子也听见了那个不可思议的声音，惊呆了说不出话来。

江金虎和所有做好射击准备的战士都瞪大眼睛，朝坡下的山沟入口处望，那份专注，已经不像是期待攻击对象了。

深沟里，小路上，一小队人从山脚弯处摇摇晃晃走进江金虎们的视线，同时最初隐隐的喇叭声锣鼓声逐渐清晰，山沟里装满悠扬的喜庆音乐。锣鼓上的一串红，喇叭上的大红花，还有一顶大红花轿……一顶红颜色被山沟两侧隆冬的深绿衬托分外鲜艳。

江金虎和弟兄们都傻了眼，这哪是追兵？明明是迎新的队伍！

一队迎新的人走进伏击圈。

战场上几乎不可能遇到的事出现了，红军战士们惊讶，当地老百姓几十年后谈起，也觉得怪异。一些老年人解释不清偶然必然之类咬文嚼字的说法，又按千百年的习惯，把它归纳为命运、缘分、老天安排。

那一刻江金虎脑子里闪过多种推测，惟独没想过这一幕会和他有扯不断的联系。

（摘自《十个连长一个班》，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把么妹子和她的好姐妹春花、秋月、荞麦几个打工妹赶回了贫困山村。当她们爬上敲梆崖，终于看到了魂牵梦萦的白虎寨时，这里却已是人去楼空，一片荒芜。

老支书、老村长筹建团是转业军人，他转业回乡，仍然像一匹战马，只要一听到枪声就要嘶鸣。他有过精彩独特的求爱故事，他和都无队长等人带领村民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终究还是在贫困面前败下阵来。他老了，像伤兵躺在战壕里；妈妈曾经是一朵寨花，她坐在一架古老的织机上，一辈子都在织她的西兰卡普；都无队长有古老的一支牛角，每当吹响时，都会让人想起许多激动人心的往事。

么妹子花了一天时间来收拾屋子、搞卫生，她扫啊，洗呀，擦呀，等把屋子收拾得像个样子了，却弄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来。

从敲梆崖上可以看到县城灯火，几个年轻人经常站在山头，羡慕地张望着，想象着城里人在干什么。

乡长彭长寿亲自送扶贫队员向思明到金鸡寨去。走到敲梆崖下，遇到了“车匪路霸”，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把科学家给掳上白虎寨去了。彭乡长报了案，公安局去抓人，由此引出一场风波。

新来的县委书记说：“好！乡亲们说了算，这个科学家是抢也好，是请也好，就留下来，当个压寨夫人。但我们得有个君子协定，如果你们三年达不到脱贫致富的目标，我就要找你么妹子负责！”白虎寨是武陵深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外桃园，过去是固若金汤的土王寨府，土地革命时期是红军的后方医院，“文革”动乱中成了“走资派”避难疗伤之所，后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被人遗忘了。昏暗摇晃的小油灯，与世隔绝的日子终于激怒了么妹子，几个姑娘跑到城里去，大闹交通局。

全村人在夜雨中跑下敲梆崖抢运通电器材。在闪电的映照下，人们呼喊着，都在拼命把手和肩的力量灌注到汽车上去。衣服都湿到车轮子下去了，但车轮仍在打滑，泥浆四射。黑夜泥泞中，也分不清是男是女，大家都在搏斗，雷鸣的间隙，只听到一片粗重的喘息声。

白虎寨通电了，人们睁大了眼，整天围着电视机，忘了吃饭，忘了睡觉，他们看到了北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铁塔一竖，手机也通了，家家户户一片喊电话的声音，女人们躲在被窝里和远方的男人说话。这是一段多么幸福的光阴啊，饥肠辘辘的人们饱尝着精神的大餐。有半年时间，白虎寨被电视机的声音所笼罩，唱歌的、演戏的、打仗的、踢足球的、作报告的、推销广告的。他们很高兴了一阵，却很快发现，白虎寨和城里比，差得太远了！

腊香是么妹子儿时的朋友，因为家穷，被卖给远方人为妻。腊香家突然高调请客。大家去远方腊香家吃酒，看到的是一幅新农村景象，羡慕不已。

好田好地种什么？两个乡长有分歧，彭乡长是老乡长，他主张继续大种烟叶，乡里和村民都

可以增收。他干事一向风风火火，能很快打开局面；科技乡长向思明是魔芋专家，他主张大种魔芋，开辟新的致富路子。他和风细雨，做思想政治工作，工作却推不动。

组织部长上山来，么妹子领他去看望贫困户。平叔养了两个儿子，一个读了大学，不肯回乡，一个外出流浪，没了音讯。平叔贫病交加，成天向菩萨絮絮叨叨诉苦，希望两个儿子快回来，担心自己死了没人收尸。平叔的讲述仿佛创造了一种氛围，让听者进入了剧情。

村长唐先富又扔下工作跑进城赚钱去了，王二叔带着几个村民，走村串户搞宣传，要求改选村委会。选举还没开始，村里接二连三发生了大事，先是发现一笔救灾款被人私分了，接着覃保国的祖坟被人挖了，不少人突然得了癌症，老树发出吓人的鬼叫。黄跃进被抓了，他供出了幕后人，村里人分成了两派。么妹子知道这都是冲着自已来的，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刚而立是覃建国儿时的朋友，他顶替外婆当了多年的“四类分子”，等别人都揭了帽子时，才发现他根本不是“四类分子”。一天，村里来了几个大学生，寻找烈士的遗属，没想到这个烈士就是刚而立的父亲。父亲曾被抓兵，一去没了音讯。么妹子大发感慨：“这个烈士证来得太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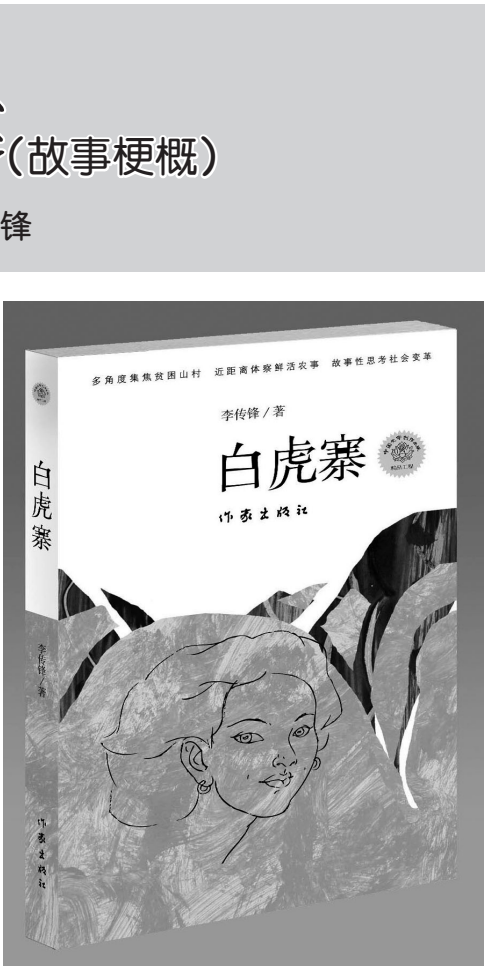
彭乡长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在各村各寨跑，任劳任怨，催耕催种。

选举大会开得很生动，很有趣，跟开春节联欢会一样。么妹子发表了一席慷慨激昂的演说，但她没选上村长。么妹子当上了村支书，决心要干一番事业。

平叔的小儿子衣锦还乡，讨债的也接二连三上门。这小子倒不要赖，但死活只肯还一半债，他说，爹是兄弟俩的，债也是一人一半。平叔说，我现在有了低保，国家养我，我不怕你们跑了。小儿子睡了一夜醒来，忽然提出要给爹跳一次“活丧”。“亡人”平叔好端端坐在黑棺之前，卷一支喇叭筒烟拿在手里，笑得双眼都眯缝了。瘫痪多年的平叔忽然加入了狂欢的舞阵，他突然倒地暴亡，把博士吓了个半死。平叔的死给白虎寨带来的不是悲哀而是欢乐，被长久冷落的白虎寨在夜的深处尽情地欢腾，人们吼叫着丧歌，用脚死命蹬踏着土地，像践踏者贫穷的尸骨。

当金银花儿开得正猛的时候，白虎寨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鞭炮声，荞麦家的新房子立起了。荞麦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嫁给了龚老虎。龚老虎一无所有，也没有一点要改变命运的雄心壮志，荞麦只好自己出去打工挣钱。荞麦在外几年，用自己的身子换了一笔钱，她决心金盆洗手，回家修起了新房子。她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请乡亲们来吃酒，没想到，从中午等到晚上，没几个人来。荞麦想了想，就不管不顾住进了新房子，说她先要城市化、现代化。

梅雨季节，妈妈帮么妹子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晒太阳，五颜六色的内衣招惹来很多女人。多嘴多舌地胡噜噜说：“这是正经人穿得出来的东西吗？”更要命的是有人居然翻出来一个女



伤的日子里，老赵认识了全村的人。他曾许过愿，要帮白虎寨把敲梆崖的公路修通。省里开展“三下乡”活动，老赵想起了自己给白虎寨许下的诺言，就跟着儿子来到了白虎寨。工作队进村入户，问大家村里最紧迫的事是什么？群众几乎众口一词：要打通敲梆崖！老赵当众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他不走了，除非汽车开上了白虎寨，否则他就不下山，死了就葬在这里。

全村人奔走相告，时不时跑到敲梆崖来张望，好像那公路会自己爬上山来似的。在老赵和他儿子的运筹下，工作队终于进山了。么妹子立刻召开了全村动员大会，喊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帮助修路。很多男人回村了，很多工人进山来了，白虎寨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粟五叔来找么妹子，哭得很伤心。他的儿子丢了工作去搞传销。本来是理直气壮去捉人，自己反而被人捉了，么妹子事后吓出一身冷汗。博士带来了一帮驴友上白虎寨，他们上到半山，一看敲梆崖，哎呀！山岳磊磊，石径崎岖，好风光！咔嚓咔嚓就照相。驴友们对寨子里的一切都感兴趣。晚上，博士请金么爹给大家讲古、弹三弦。第二天，金小雨自告奋勇当向导，带驴友们去

的准备，但县里乡里只搞了一个俭朴的仪式，客人们都走了。老赵书记是最后走的，大家给他的车子后面塞满了山货土产，拉着老赵的手不放，说：“这公路要不是您老人家，不知猴年马月才得通。”老赵书记说：“路通了，大家要好好发展生产，让白虎寨早日脱贫致富。”

在村民大会上，么妹子不无骄傲地说，我们村今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000元，终于超过了国家贫困线。大家听了，没有欢呼，很多人吐了一口长气，只想痛痛快快哭一场，仿佛一桩冤屈得以昭雪。可是，没过几天，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国家新的扶贫标准。白虎寨仍然处于贫困线之下，大家还得和贫困作最后一搏。

（《白虎寨》，李传锋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